

# 後占卜時代

## # 占卜時代

**那是一個異常炎熱的夏日，年輕的迪克為了幫家裡的貓在罐頭中做出抉擇，與朋友設計了一個占卜程式，當時的他們並不知道，這個看似玩笑的發明，會在日後支撐整個人類世界的運轉……**

讀了兩遍，她想了想，回頭把「玩笑」二字刪除，擔心在紀念會論文上會顯得太過輕佻，她無意獻媚，但也不想發表時挑起不必要的爭端。

游標停在迪克兩字後面，她捏了捏眉心，一時卻想不到什麼更加合適的詞。

明天就要發表了，十點之前得將最終版本寄出，雖然教授說過毋須緊張，與其它人相比，她只是毫不起眼的小角色，照著流程走就是了。

的確，受邀參加 DA 五十週年紀念會，且能與迪克近距離接觸，這是一般研究生想像不到的際遇，去年她提出三個月的田調計劃時，教授也露出困惑的表情。

「〈**實體 DA 機對「無風帶」地區兒童教育之影響**〉？妳要討論的是什麼呢？我是說，那可是無風帶，妳真的要去無風帶嗎？」教授顯然對此全無經驗，但她又知道，論題題目既是經過 DA 計算生成，就必然有其可行性。直到半年前基金會開始徵集實體 DA 機的相關論文，教授才恍然大悟：「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指引。」

口有點乾。

她起身，在冰箱門前考慮了三秒，「烏龍茶還是果汁？」她問。冰箱鏡面亮起，一隻黑貓從藍色的字母 D 裡鑽了出來，尾巴在身後折成一個微微右傾的，大寫的 A。

「建議為果汁：體內咖啡因尚未完全代謝，茶飲恐影響睡眠，若飲用牛蒡茶加薄荷更有安神作用。」螢幕接著顯示從果汁到牛蒡茶的營養成分、外送店家連結，和幾種居家簡易食譜。詳細貼心一如往常。

**讓更好的自己做決定**——這是「DA」的品牌標語。

占卜時代(Divination age，簡稱 DA)，一款全方位人類決策輔助程式，同時也是她的論文研究題目。這兩年多來她幾乎爬遍了所有相關研究，也是看資料時才發現，她其實更喜歡 DA 草創時期的版本，那時它還只是陽春的一支程式，畫面上只有黃藍兩個罐頭，使用者得自行決定兩者分別對應什麼意義，接著按下鈴鐺，讓 APP 裡的貓幫使用者做出選擇。

**不知道就問 Moew**——這是最早的標語，二選一，擲出銅板，交給命運。

在資訊量遠超人腦負荷的時代，這款簡單可愛的 APP 替選擇障礙患者解決了生活上的難題，那隻黑貓在網路社群上迅速爆紅，功能也隨著版本更迭不斷進化。

**靠 DA 推上想要的學校了！**

**太神奇，DA 讓我告白成功了！**

**離婚官司大、成、功！**

各種都市傳說在網上流傳，明星網紅的推波助瀾更讓 DA 用戶數量病毒式的增長。開發者迪克英俊帥氣的臉孔一時間成了各大媒體的流量密碼。

「請問 DA 做決策的原理是什麼？為什麼是『更好的自己』？」在收購的記者會上，記者提問。

「發問的時候，其實你大腦裡已經有答案了，」迪克左手做手槍形，抵著太陽穴。

「答案就藏在潛意識裡，DA 做的，只是用螢光筆在答案上劃線，它更像一面鏡子，做出選擇的不是程式，而是你自己。我們用鏡子幫你找到直覺，來解決那些生命中的難題……」

「像是什麼呢？」記者提問。

「像是『今天晚餐要吃什麼之類』」迪克在鏡頭前哈哈大笑。

她關掉影像，拿了一瓶烏龍茶。

## # 無風帶

「要喝什麼？」直到老先生發問，她才從他身上那件滿版花卉的夏威夷襯衫裡回神。

要喝什麼？她的手無意識地伸進口袋，接著才想起這裡沒有訊號。

「我，呃，有什麼選擇？」她窘迫的將手抽出來，這動作沒逃過老人的眼睛。

「沒事，第一次來都是這樣的，」他眯著眼笑，彎身打開桌旁的小冰櫃，「這個可以嗎？喝水不會錯。」一雙大手裡多了兩瓶水。

「妳會在這裡待多久？」

「一個禮拜。」

「那好，很快就會習慣的。」

那是她第一次踏進「無風帶」。這樣說有些失禮，但此地景物一如教科書的描述，缺乏規劃的街道寬窄不一，建築老舊雜亂，彷彿明信片的歷史風景被挪到現實。但居民卻和她想像的不同，申請通行證時，管理機關特別提醒人身安全的問題，不比「裡面」，無風帶犯罪率**並非為零**，有許多無可預料的風險。

**請全程保持警醒**，手冊如此建議，因此通關後她豎起心中小警鈴，試圖在居民額頭上看出角來，但沒有，他們看來再普通不過。當然仍有細部差別，居民多半衣著涼爽，此處正值夏季，她從恆溫城市帶來的衣裝顯然不合時宜。

夏威夷衫老先生是 E6 區負責人，管理這人口不到三千人的小鎮，他的辦公室就在中央廣場旁，窗外就能看見廣場上那兩架她在**占卜時代博物館**看過的初代實體 DA 機。機台設置在強化玻璃箱裡，數十年來仍能正常使用，只要輕推門把，玻璃門便會往右側折疊，據說是從公共電話亭得到靈感。

「妳說妳是老師？」

「呃，未來的老師，我來找論文資料，題目是研究無風帶的機台。」她遞過申請文件。

「我以為對無風帶的研究早就結束了，後占卜時代的孩子怎麼還會對無風帶感興趣？」他沒馬上簽字，而是饒有興味地打量著她的資料。

**可能會遇見對 DA 適應不良的頑固居民**——看來安全指引對人的描述也有正確的部分。

適應不良也屬合理。DA 的發展速度遠超迪克想像，被首富高價收購後，軟體改頭換面，導入大量使用者的資訊，計算更加精密，同時也挑戰法律和人性的邊界，帶來長達十多年的巨大混亂。這段時間關於 DA 爭議從未停止，然而隨著技術發展，DA 訊號跨越政治實體而覆蓋地球所有角落，在任何介面上皆能運作，用戶數更提高到總人口的 99.99%，僅有極少數人拒絕使用。

在 DA 問世的二十週年，聯合政府正式立法承認 DA 為人民基本權利之一，用戶自胎兒階段即導入系統資料，依靠 DA 的計算力來完善出生後每一個細微的選擇。

以該年為分界，世代一刀兩斷。像她這樣的年輕孩子，就稱為後占卜時代。

政府為那些拒絕使用的人民規劃了專屬的「**DA 訊號無效化地區**」，俗稱無風帶，與一般城市區隔開來。無風帶隔絕所有 DA 訊號，幾乎完整保留前占卜時代的生活模式，除了零星分佈的實體機台，提供給訪客，或是回心轉意的居民使用。

「DA 叫我來的，」她回答，視線盯著文件簽名欄，老先生哼了一聲便拿起筆，他的簽名以奇異的角度地歪向同一側。

「您以前是做什麼工作呢？」她發現辦公室牆上有許多裱框的藍色圖紙。

「科學家，火箭工程研究，妳知道吧？以前我們曾經試圖挑戰宇宙。你們教科書上怎麼寫的？**耗資過鉅的太空競賽**——」

「——**徒然消耗了地球上許多無法再生的資源。**」

「哈哈，對，我的工作就是這些徒然的計劃，」老先生倏地起身，身形比她預想的更高大。

「您不認同教科書的說法嗎？」她聽得出他話裡的情緒，但既已拿到許可，膽子也大了些。

「您該知道中止太空計劃後，人類生活水準比五十年前要好多了。」

在 DA 計算之下，所有太空計劃都被徹底放棄了，人類的目光重新回到地球，人口得到控制，資源重新分配而得到完美的利用，沒有一絲浪費，也沒有戰爭與任何無意義的武裝。比起占卜，DA 更像預言，就像一場勝負已定的棋局，棋步被提前揭示出來。

「生活進步了，好奇心卻都死了，曾經我以為人類能抵達更深遠的未知之地，但現在卻從太陽系縮回子宮裡，」他看向她手上的水瓶，嘴角露出嘲諷的笑，「連喝一瓶飲料都要靠擲銅板來決定。」

「擲銅板是運氣，DA 可不是靠運氣。」她也動了氣。

「對，靠計算，完美的計算，可是科學家的工作就是犯錯，DA 讓我們無錯可犯，所以也不再有新科技誕生了，五十年過去了，五十年，一切技術都只在原有的架構上加強而已。」

「如果現在已經達到平衡，那為什麼要冒險？為了滿足你的好奇心？你有沒有想過一旦犯錯，就可能影響數十億人的生活？」

「那妳有沒有想過，或許對 DA 的開發者來說，DA 本身就是一次影響數十億人的失敗？」

「我很確定迪克不會這樣想。」

「是的，迪克不會這樣想。」

老先生洩氣地坐了下來，她很意外他們能在這件事上達成共識。

## # 圖書館

田調前她去了城中心的圖書館一趟，每次來圖書館，她都覺得這入口不成比例的巨大，五公尺高的兩扇實木大門，門板上鑲嵌不屬於任何文化的金屬紋飾，不對稱的線條纏繞交錯，卻有著奇妙的視覺平衡。

這是一座螺旋式塔型建築，無數鋼索從週遭地面向塔身匯集，以三股辮的形式，往上絞成右旋。塔身極高，是自人類文明有載以來的最高建物，正午的時候，遠看像一條從太陽垂懸下來的纜索。

她拿著證件感應，門向兩側打開，一道紫光掃過。她仰起頭，再次為內部的高度而目眩。細碎的自然光從縫隙間穿過，螺旋延伸的壁上佈滿細小的鱗片，如一隻裡外翻轉的巨蛇盤旋而上。

那些鱗片全是書，精裝硬殼閃著金屬光澤。

她輸入密碼，乘著高速電梯往上移動。人為什麼要建塔呢？她想。自數千年前就是這樣，生來似乎就有通天的欲望，雖名為圖書館，卻像在崇拜著什麼。

沿途的書脊在光斑下閃著不同的顏色，這些書殼含有不同比例的金屬，依序是鈣、鉀、鈉、鎂、鐵、鋅、銅、錫、鈆、鉻、錳、鋁、鈷、鎳，全是構成人體的元素。

這是 DA 營運的「人類圖書館」，展示後占卜時代的 DA 使用者的生前紀錄。以人為單位編集成冊，按時間順序排列。每本書都上了鎖，除非特殊許可，否則只限血親於館內閱覽，據說目前有十億本，且以每年約兩千萬的速度在增加。

書本內容並非傳記或百科，只是單純記錄了每個使用者在 DA 裡做過的選擇，且只保留選項與系統回覆，不包括「提問」。

比如這條：

**（蛋捲、巧克力蛋糕）：建議 蛋捲**

我們無法判斷原本的問題是「現在該吃什麼？」或是「哪一種比較適合送禮？」

書頁上一連串密密麻麻的選項，好像人的一生就是由這些詞條組合而成，這或許就是圖書館的本意，用戶的使用紀錄全都會成為 DA 計算的資料來源，你每一次選擇都可能幫助他人下一次的選擇。

她查閱完研究資料，離館前轉往 2069/11/7 的架上，找到翻閱無數次的那本書。扉頁印著一位年輕女孩肖像，名字和她只差一個字，那是她三年前過世的姊姊。

姊姊十八歲前的章節有許多她極熟悉的詞條，畢竟她們前半生軌跡幾乎完全重疊。她們差了三歲，卻常被以為是雙胞胎，容貌與口音都如此相像，只是她小了一號。她們就讀同樣的小學、國中、高中，連興趣也都是中音提琴，那是母親決定的，或者說母親用 DA 決定的。

人家都說她追著姊姊跑，或者說姊姊像是她提前演示的未來，所以當姊姊高分錄取 DA 工程師學院，大家紛紛恭喜只有 15 歲的她，以為她會追著姊姊，成為下一個 DA 預備生。誰想到她卻進了公立的教育學系。冷門科系，冷門職業，現代學生一切都有 DA 協助，教師工作與停車場管理員相去不遠。

她倒不意外，很早之前她就發現兩人之間的巨大差異。她熟知迪克每一個無聊瑣碎的故事，因為自小被迫當姊姊的聽眾。DA 不是她的夢想，是姊姊的。她們房間牆上貼著迪克最著名的那張照片——畫面裡二十二歲的迪克笑得極為燦爛，兩手斜斜張開，超出了畫面，身後是那座灰藍色的車庫——初代 DA 的誕生之地。

姊姊畢業後順利進入 DA 工程維修部，負責處理實體 DA 機的連結，開始工作後，姊妹相處機會少了許多。她翻到最後兩頁，使用記錄中斷了一個月，這一個月是姊姊到無風帶出差的日期。一般來說，DA 會發放公務手機給出差的工程師，裡面載有離線版本的 DA，回來後重新連線，便能將這段時間的紀錄補上，但姊姊沒有上傳，她刻意留白。

在回來的當晚只有兩次使用紀錄。

**(離職、繼續)：建議 繼續**

**(放棄、繼續)：建議 繼續**

最後幾天反覆出現的選項則是：

**(大樓、水庫、繩子)：皆不建議**

**(繩子、浴缸、小刀)：皆不建議**

**(繩子、安眠藥)：皆不建議**

最後一條停留在 2069 年 11 月 7 日，隔天她被發現吊死在房間。

## # B7 區域

像攝影機一樣，有些事物單是存在就會造成影響。

她從磚石街上走過，沿路的居民放下手上工作，紛紛投以好奇目光。

B7 區，無風帶中少數的大城，人口逾三萬，教育制度相對完整，是理論上最適合的田調對象，同時也是姊姊兩年多前來過的地點。

姊姊出差地的清單是從 Y 手上拿到的，可惜只有地點而無到訪先後順序。Y 是姊姊的室友兼同事，也是屍體的第一發現者，這些年她們未曾斷過連繫，但始終沒能推敲出姊姊輕生的理由。謎團的線索都在那部公務手機，只可惜事發後遍尋不著。

姊姊什麼訊息都沒留下，只有牆上的迪克照片被撕了下來，原處以粉筆塗了一大一小兩個人形，像另一起命案現場。

「是不是代表著妳們姊妹呢？」Y說。

她不知道。小的粉筆人形向上仰望，她在姊姊心裡是這個模樣嗎？

「手機應該是銷毀或拋棄了，自殺者不想公開資訊的狀況很合理。」警察給出這樣的解釋便打算結案。她能理解警方無力調查，後占卜時代的重大案件幾乎為零，相關部門的規模也年年縮減，她只能自己大海撈針。

進入無風帶需要一個好理由，DA像是理解了她的需求，給出與無風帶相關的題目，讓她在姊姊走過的路線上，踏出了第一步。

可是自E6區到B7區，她走了八個無風帶，兩個月來一無所獲。

今天的訪談對象是綜合學校的校長，也是B7區的負責人。

在田調前，她一直對無風帶如何編寫「另一邊」的資料感到好奇，特別是向兒童解釋DA的存在？E6區的人們選擇視而不見，廣場那兩架DA唯一的訪客就是工程師，可同為最早成立的幾個無風帶，B7另有作法，她發現這裡的實體機台有人固定使用，全是成人帶著兒童的組合。

「我們不可能避開DA的存在，」校長是個年約六十的矮小男子，胸口有十字掛鍊，披肩底下穿著素色長袍，大熱天的仍戴著一頂瓜皮小帽。

「畢竟這個世界有99%都覆蓋著DA嘛，」他說。「我們會由家長或教師帶領兒童實際操作，同時也會讓他們理解外面世界的現況。」

「不擔心他們想離開嗎？」

在現行法令之下，無風帶擁有極大的自主權，在不影響一般區域的情況下，大多數的社會制度都可自由決定，但她記得，無風帶居民若要遷入一般區域，就得交由系統做適應指數的判定。

「想離開那就離開呀，這不是每個人都擁有的權利嗎？」他摸著胸口的十字，「不直面真實，怎麼知道我們到底想要什麼呢？」

「那個十字是……？」

「對，這是宗教的器物，其實我還兼任神職工作。」

宗教，她小時候在課本裡學過的詞。

「這附近有少數保留下來的教堂，要去看看嗎？」

教堂完全沒有想像中的莊嚴，只是一間依著河谷地勢修築的三層樓建築，二樓以上隔作住房，居民晾曬的衣褲就在教堂招牌旁晃盪。臨水的那側年久失修，爬滿綠藤，地面還有幾塊掉落的碎磚。

她隨校長走入大廳，兩側排列著數個長方型機台，她原以為是 DA，但仔細一看才發現這些機台年代久遠，下半部是鐵皮和塑膠組成，上半部則是透明玻璃，展示櫃似的，裡面擺放著各種奇形怪狀的器物，有礦石手環，木雕人偶，也有類似負責人頸上的十字架。每座機台都有一隻生鏽的金屬爪子垂懸在上方。

「這和我想像的不太一樣呢，你們是在這裡進行宗教活動的嗎？」沒有半個人，她有些不安。

「在占卜時代發明之前，其實人們就習慣藉助外力來做決定了。」

「什麼意思？」

「複雜一點的像是用數十張卡牌排列組合，簡單的可能就是丟兩個半圓形的小木片，或用火燒灼龜甲來觀察裂紋，或是，嗯，就看咖啡渣形成的圖案。」

「啊？這是在開玩笑嗎？」她一頭霧水。

「沒有喔，意義是被賦予的，那些儀式就和 DA 一樣，按個鈕，咻一聲，神諭降臨。」

「我覺得兩者還是不太一樣。」

「一樣的是原理，都是靠相信，相信即存在。」

「成年後遷出的人口多嗎？」她不想在宗教問題上繼續糾纏。

「每年大約數十個吧？但多半在一年內會遷回來。」

「適應不良嗎？」

「有人說信仰是毒藥，」他緩緩遞過一張紙條，「這句話只對了一半。」

紙條上是一串數字。

## # 太空快餐

抵達餐廳門口時天已黑盡了，城中心的人群開始退潮，在 DA 的規劃路線上條不紊地搭上各種交通工具。在無風帶待了太久，她反而一時不習慣這樣的井然有序。

她獨自進門，裡面仍是兒時記憶中的銀色蛋型椅搭配碟型圓桌，整間餐廳被半圓形的玻璃罩住，往外能看見岩石和冰塊組成的行星環帶與緩緩駛過的太



空船，當然不是真的，而是以投影模擬太空景色，這個品牌旗下的餐廳向來主打復古風格。

好多年沒來了，太空裝潢讓她想起 E6 區的夏威夷老人。預定的座位已經有人先到了，等她來了才開始點餐，她注意到他們決定餐點時沒有使用 DA。

「妳有什麼想先問的嗎？」年輕男子手指交握，看來有些坐立難安。

「沒有。」

「沒有？」男子有些驚訝。

她的確滿腹疑問，只是不願表現出來。她們這代人都聽過「諾頓」，但都是只聞其聲，不見其影。一個企圖顛覆 DA 系統的巨大組織，只存在床邊故事或都市傳說裡，如今卻自己找上門來，她不知自己何時被盯上的，但肯定在十字架老人給她紙條之前。

「我以為諾頓大多都住在無風帶。」她指著男子外套上的名牌，他看起來才剛從隔壁百貨公司下班。

「無風帶太遠，畢竟我們都有工作嘛。」男子趕忙取下名牌。

「所以其它成員也住在市區嗎？」

「我們無法回答。」他剛要答腔，中年女子立刻截過話頭，看來比男子幹練許多。

「我們連繫妳，是有事想請妳幫忙。」

「幫妳們毀滅 DA 嗎？我可不覺得自己派得上用場。」她笑著回答，一邊伸手接過機械人送上來的餐點。

「妳可以的。」中年女子表情堅定，反讓她微慌。

「我是說笑的，妳們真的打算進行恐怖活動嗎？」

「那要看妳怎麼定義恐怖活動了。」女子說，「我們內部一直有兩種聲音，一派是想透過無風帶來證明 DA 是慢性毒藥，像 B7 的主教那樣——我猜妳也知道他是諾頓的人。另一派則是主張直接破壞 DA 系統，就像——」

「妳覺得呢？」青年忍不住插嘴。

我覺得你們是一群神經病，她這樣想著，臉上給出不置可否的微笑。

研究論文時，她也讀了一些關於諾頓的主張，在資料的描述裡他們就是一群幻想與謠言的集合體。例如認為 DA 是外星人為畜養人類而開發的一套黑科技；又或者說 DA 是擁有自我意識的 AI，自比為神明而企圖為人類指引道路，都是些舊時代小說才會出現的題材。

「難道妳想要讓人看見裸體嗎？」見她不回答，男子身子前傾，雙肘靠在飛碟桌上。

「裸體？」

「他的意思是，在 DA 底下，我們每個人都像赤裸著身子。」她頓了頓，「連死了都要被展示。」

噢，她說的是人類圖書館。

「那，你們可以搬去無風帶啊？何必一邊享受秩序一邊又要破壞？」

「破壞？我覺得妳弄錯了，」女子說，「妳好像以為人不遵循 DA 指示過日子就會變成無可救藥的罪犯。」

「我沒有這個意思。」

「諾頓都是普通人，不偉大也不卑微，就是既會說謊也想變好的普通人而已，就跟為了姊姊假造論文題目的妳一樣。」

來了，這才是正題。

「我的題目是 DA 算出來的。」

「妳要堅持這個說法也可以，」女子挑了挑眉，「我以前是犯罪素描師，末代的最後一批，妳知道的，工作就是側寫他人心理。」

女子直勾勾的看著她，「當然現在沒有這個工作了，沒有需求嘛。」

「就像沒有火災的消防員。」男子插嘴，女子白了他一眼。

「我想說的是，在我看來妳跟我們一樣，妳知道這一切不對勁。」女子攤開手掌，聲線轉柔，「妳不用加入，我們只是想合作，一起找到妳姊姊的手機。」

「我們知道手機在哪裡。」男子又插話了，臉上藏不住得意神色。

## #A1 區

重返無風帶前，她連繫上教授，回報了目前田調狀況，也傳了一份編造的論文進度過去。

「都還好嗎？」教授問。

「還好，有點累，不過快結束了。」她說的不是論文。

A1 是離城中心最近的無風帶，天氣好時還能看見人類圖書館，同時這裡也是無風帶中面積最大的，她花了一整週才走完一半。

據諾頓的說法，這是姊姊待過的最後一個地區。

在 A1 的每一晚，她都會透過旅館附近的實體機台聯繫姊姊的室友 Y。Y 是客服部的關懷員，負責主動關懷使用者的異常狀況，例如當週使用頻率過高或過低，都可能接到關懷員的電話，她再視個別狀況進行後續的輔導調整。

為了確保隱私，關懷員擁有安全通話線路，對話不會被列入系統記錄。

「今天把湖區走完了，」她回報今日的探查路線，Y 把湖區在地圖上同步劃掉。A1 曾是人口最多的無風帶，然而隨著時間過去，超過半數人口都遷入一般區域，留下許多無人建築，Y 推測姊姊的公務手機就藏在其中某處。

「辛苦了，」Y 說，「明天有幾個可能地點要特別留意，第一個是——」

她直接掛斷，沒等 Y 說完，可以的話，她其實不想跟她通話。

「妳加入諾頓是在我姊的事之前還是之後？」那晚她離開太空快餐，就立刻找到 Y 的住處，厲聲質問。

「妳知道了？」Y 表現得遠比她預想要來得慌張，她難道以為她猜不到是誰洩露消息嗎？

「看樣子是之前，妳們是在利用我姊嗎？是妳們害死她的嗎？」

「那是意外。」

Y 看起來不像說謊。根據她的說法，諾頓一直計劃破壞 DA 的數據庫，藉此癱瘓整個系統。根據 DA 內部的線人回報，資料分別儲存在六個地點，只要有一處資料受損，其餘地點就會快速轉移，唯一的方法是六點同時破壞，然而透過訊號反追蹤多年，仍只能定位出大約的位置——直到有人想到從無風帶的機台著手。

無風帶的 DA 機台只能依靠實體線路傳送資料，第一代機台的加密系統相對老舊，只要有一般工程師的權限就能輕易解鎖。

「我們想要的只是機台的識別碼，妳姊姊是維修部工程師，剛好她也願意幫忙。」Y 說。

說詞聽不出破綻，她知道第一代機台是迪克親自佈建的，依姊姊對迪克的崇拜程度，她相信姊姊對此很感興趣。

她比 Y 了解姊姊，這是諾頓找上她的理由，要她協助判斷手機可能的藏匿地點，但她把姊姊身後的所有資料都翻到爛了，但還是沒有頭緒，而且能找到手機的前提是，手機必須還沒被銷毀。

扣、扣，有人敲了玻璃門兩下，她回頭，一個矮小的影子等在外邊。

「您有什麼事嗎？」她看清對方輪廓，是個慈眉善目的老婆婆。

「妳還用嗎？」對方指著 DA 機。

這個機台位置荒僻，她沒想過會遇上其它使用的人，連忙讓了出來，老婆婆卻也沒進去，反而出聲叫住她。

「我看妳每天晚上都來，妳是那邊過來的？」老婆婆的手指著城中心方向。

「是，來做研究的。」

「陪我聊聊，」老婆婆走向一旁的兒童遊樂場，示意她跟上。

「呃，我待會還有事。」

「少來，妳每晚都在這裡坐個半小時。」

她一直被盯著？她走了過去，保持半步距離，渾身警戒。

「妳知道嗎？以前的世界比現在好多了——」沉默了一會兒，老婆婆看著前方，沒頭沒腦的感嘆起來。

「從前到底好在哪呢？」她忍不住問，來到無風帶後已聽過太多這樣說法，她實在很厭煩。

「那時候年輕啊，有力氣吵啊、鬧啊，別看我這樣，從前還能上街砸東西呢。」老婆婆說得很得意，眼睛都笑彎了。

「砸東西？為了什麼？」像課本提過的暴動嗎？她難以想像眼前的嬌小女子曾是暴徒。

「為了公平與正義啊，有好多事可爭呢，民主啊、環保啊……嘿嘿，年輕的身體真好啊，現在老了，只能在旁邊看啦。」

「所以妳只是懷念年輕，而不是覺得過去的時代比較好？」

「時代哪有分什麼好壞呢，一直都是這樣的啊——」老婆婆把頭轉向她，盯著她的眼睛，「我跟妳說啊，諾頓成不了事的。」

「啊？什麼？」她懵了，一時被打得措手不及。

「我說，諾頓註定要失敗的，他們從頭到尾都搞錯了，」老婆婆指向西邊，「我以前住在楓林大道，明天去附近看看吧，妳想找的東西在那邊。」

## #舊車庫

她跟著路牌前進，漫無盡頭的公路上只有她一台車子，太陽在車窗形成一圈虹光。幾個禮拜訓練下來，她現在已能放鬆享受手動駕駛的樂趣。

她想起從前問過姊姊為何對 DA 系統如此痴迷。

「DA 支持著這個時代的運作的，對吧？」姊姊說。

她遲疑地點頭。

「遵守規則，也把規則視為理所當然，但卻對規則如何成為規則完全不好奇，這不是很奇怪嗎？」

她對這段繞口令似懂非懂，姊姊捏了捏她的臉，繼續說：

「DA 很完美，戰爭、饑荒、貧窮、核危機……都被 DA 消除了，但只是稱讚對我來說是不夠的，我想要的是了解，也許可以透過了解來證明完美。」

姊姊的視線越過她，看著牆上的迪克。

「相信即存在。」她不知怎麼想起校長胸前的十字。

姊姊那時也是一個人開過這些公路的吧。

剛越過山坡，她遠遠就認出的目標，在楓林大道一片荒棄頹傾的建築裡，只有那棟房子依然維持著良好的屋況。肯定是有人定期修整的吧，是誰花的錢呢，亮橘色的屋頂在這個久無人居的區域簡直像刻意引人注目似的。

她把車停在前院。大門鎖著，院子停著兩架完好的木頭鞦韆，不知為何這棟房子讓她有一股奇妙的熟悉感。她試圖從兩側窗戶窺看，但裡面沒有人住著的痕跡，她沿著牆往後院方向走，轉過牆角就被眼前的畫面釘在原地。

車庫。

是那座車庫，DA 的創生之地，她在姊姊房間牆上看到爛熟的，迪克的灰藍色車庫。與照片不同的是，這座車庫的鐵門上用黃色油漆刷了一個歪斜的 A，有些眼熟，可她腦裡一時轉不過來，這就是老婆婆想讓她看到的東西吧，可是，在無風帶仿造那座車庫的用意是什麼？等等，或者反過來，如果這裡是原版，那「占卜時代博物館」裡面展示的車庫才是贗品。

她走近車庫，輕輕轉動一旁的小門，沒鎖，鐵門應聲打開。她環視一圈，除了灰塵多了一點，裡面就和博物館的陳設一模一樣。老機車斜靠著牆，角落工作桌上散放零星工具，還有那兩台五十年前催生 DA 的電腦。唯一不同的是，此處牆上掛著一張照片，是迪克最著名的那張照片，不一樣的是，牆上的照片更加完整。

照片上的迪克笑得極為燦爛，兩手斜斜張開，左手和一名嬌小的女子擊掌，右手則搭在一名高大男子的肩上，那名男子懷裡還抱著貓，顯然是後來成為 DA 動畫的那隻黑貓。

不是迪克，而是「迪克與他的朋友們」，他們身後是那座灰藍色的車庫，鐵門上黃色油漆刷了一個歪斜的 A。

根據她讀過的資料，博物館興建在迪克老家的舊址，舊址在城中心，而不是無風帶，這裡顯然不是迪克的老家。她看著高大男子和鐵門上的 A，明白了車庫的主人是誰，也明白姊姊牆上兩個粉筆人形代表著什麼——姊姊看過了這

張未被裁切的照片，DA 原本就不是迪克的發明，所謂完美的占卜時代，只是建立在一則謊言之上。

她走到工作桌前翻找，果然在抽屜深處找到用夾鏈袋層層包好的，姊姊的手機。

## # 後占卜時代

紀念會在博物館頂樓巨大的蛋形空間舉辦，她隨著迎賓人員走向座位，每一步都很謹慎，只要揣著貴重之物，平地也會走得像鋼索。紀念會是奢華的最好理由，她發現每條牆上垂掛的布幔和桌上的餐巾，邊角都用金絲繡上 DA 兩個字母，而地面鋪設的深藍地毯——那是 DA 的代表色，上邊用銀線織出電路板的圖樣，當有人走過，便會亮起微微藍光，彷彿電流通過。

當然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那座懸在半空的縮尺模型，象徵人類圖書館的金屬粗繩，自中央向四周展開，彷彿黑色靜脈。在一片高低建築之外，飄浮著或大或小，代表著無風帶的玻璃球。

她想像無數線路自玻璃球向中央匯集、纏繞，成為一根炸藥的引信，然後被點燃。

諾頓說，他們要同時炸掉六棟大樓。

Y 對於這個計劃感到不可思議，她原以為所謂「破壞」，是指電子消磁之類的。

「用炸彈？那是舊時代的方法吧？」Y 很激動。

「世界需要這種激烈的手段。」諾頓的負責人說。

她倒不覺意外，交出手機時她就猜到會是這樣了。只要炸掉資料庫的硬體，連接實體機台的線路也將等同失去作用，如此無風帶與一般區域將徹底被斷開，這對諾頓來說是最好的結果。

除了最後一天，姊姊的手機記錄大多是意義不明的詞組，看起來像街道編號之類的。她聯絡 Y，Y 說得要用特殊的密碼表才能解開。

她和諾頓在太空快餐見面，直接交出了手機。手機是破解系統的關鍵，但對她來說，她已完整拼湊了線索，手機已無意義。

「最後一天的資料呢？」諾頓的人正檢查手機。

「我刪掉了。」

「是什麼內容？」

「跟你們無關，是留給我的訊息。」

中年女子盯著她，確認後，轉頭向隔壁桌的人點點頭。

她沒說謊，姊姊在最後一天，只留下一則紀錄，裡面是兩個選項，她讀完便刪掉了。

會場入口一陣騷動，不用回頭，就知道是迪克來了。

他在掌聲與閃光燈的簇擁下進場，西裝筆挺，風采依舊，仍是一貫堅定自信的樣子。她看了時間，知道慶典很快就要開始，DA 的，同時也是諾頓的。

三十分鐘後，或許那時剛好輪到她宣讀論文，包括人類圖書館在內的六棟建築會同時爆炸，也許，也許還會造成大量傷亡。會場裡所有人一定會因爆炸而驚慌失措吧，除了知情的人，例如她，還有迪克。

「妳覺得在這個時代，我們還有真正的秘密嗎？」那晚在兒童遊樂場裡，老婆婆丟給她最後一個問題。

她一開始不懂，直到意識到諾頓的計劃實在太過順利了。

根本沒有什麼安全通話，連同無風帶在內，所有人一直都活在透明的，沒有秘密的玻璃罩裡。爆炸計劃會成功，但計劃成功就等於諾頓的失敗，當大樓崩解，只會提醒大多數人，諾頓有多麼暴力與混亂，而人類多麼需要 DA。

倒塌的圖書館很快就會重新建造起來吧，而無風帶會流失更多居民，也許不久之後，那裡也開始能收到 DA 訊號。真相並不真的重要，好奇心或許能夠創造，但要支撐世界的運轉，還得依靠相信。

她打開手機，畫面上一隻黑貓停在黃藍兩個罐頭前面，歪著頭，猶豫不決。那是姊姊留給她的，DA 的最早版本。

按下鈴鐺，貓起身向前，在貓做出選擇之前，她看向窗外，等待一場華麗而徒然的煙火。